

縱橫影壇三十載

藍凱莎玲：創意和好故事永遠是第一位



●藍生（右）與藍太合影。



●年輕時的藍凱莎玲



●藍生藍太夫婦（左二、左一）早年與演員洪金寶（左三）及夫人留影。

不拘傳統 積極擁抱AI電影發展

談起內地市場，藍太是市場經濟的堅定信徒：「我一路做下來，是先看客人喜歡什麼，才去想拍什麼。我拍一部戲，願意虧20%，但IP和版權永遠是我的，靠版權翻新，長期看其實是賺的。」她直言如今內地電影市場的一些亂象，如資本催熱下的浮躁、大小合同的問題等等，「太亂了，弄壞了市場。現在動不動先搞融資，大家不是衝着把故事拍好去的。」在她看來，電影的核心永遠是故事，是能打動人心的內容。「現在很多年輕人過於炫技，卻講不好一個最基本的故事。無論時代怎麼變，創意和好故事永遠是第一位的。」

對於當下最熱的AI電影，藍太則抱着開放的態度。她不僅沒有排斥新技術，反而積極投身於AI電影的嘗試。「我們剛剛簽了導演，把我們以前有版權的300多部老片子，用AI技術重新製作，15天就能做出一部。」藍太說，AI電影好處是創造了全新的市場和機會，但問題同樣棘手，比如版權和肖像權糾紛。「現在10部AI電影，有9部用的都是同一張臉，我都搞混了。我希望未來的AI電影能往教育方向發展，講孝順、講家庭、講善良，用好的故事去教小孩子。無論是大銀幕還是小熒幕，能讓人感動、能教人向善的，才是好電影。」藍太強調：「希望鼓勵年輕的電影公司，電影人多拍一些有教育意義的影片，講好中國的故事、中國的文化，向全世界推廣中華傳統文化。」



●藍凱莎玲

在香港電影工業的輝煌與變遷中，有一群幕後推手，他們以獨特的眼光和堅韌的意志，將港產片的魅力推向世界。藍凱莎玲（藍太），香港泰吉影業總裁，一位生於泰國、長於多元文化中的電影發行人，曾出品過《畫皮》《龍騰虎躍》等一系列經典電影，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。近日，香港文匯報記者專訪藍太，聆聽她關於童年、愛情，以及縱橫影壇三十餘載的傳奇故事。

●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丁寧 圖片由受訪者提供



●藍太與丈夫藍天虹在香港電影業發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。



●藍生藍太夫婦（左一、左二）與團中好友舊日合影。

見到藍太那天，她剛從北京風塵僕僕地趕回香港，聊起電影，她的眼睛是亮的；聊起早前大熱的《給阿嬤的情書》，她的話匣子一下就打開了。「我看了兩遍，很感動，它是真人真事，我們東南亞的華僑、華人，家家戶戶都有這種故事。」在藍太看來，這部電影之所以動人，是因為它觸動了整個華人世界最深層的情感結構。「它講的不只是一個女人的堅韌，更是那個時代無數背井離鄉者的共同命運。在那個年代，一個男人為了生計去了南洋，有了第二個家，兩個家都要養，兩個家都是責任。我爺爺就是這樣。第一家在中國，第二家在泰國，才有了我爸爸。那時候窮，他們寄錢回家，省吃儉用，連一塊肉都捨不得吃。」

「爺爺跟我說，以前太窮了，天天喝粥。有一次，他們拿一個小小的石頭，洗了泡，用點魚露炒，配粥吃。吃完再把石頭洗洗，下次接着用。哪裏有什麼肉？過年才能見一點葷腥。所以我說，這個導演很厲害，他拍出了一個讓有共同記憶的人流淚，讓沒有經歷過的人也感動的故事。」藍太說，「我嫁給藍先生，從泰國去了台灣，又來了香港，也算是『背井離鄉』的人，所以最懂『家書抵萬金』的分量。」

家庭是文化交匯的縮影

藍太出生在一個典型的華人移民大家庭，這個家不僅人丁興旺，更是一個文化交匯的縮影。「我爺爺在汕頭有家，到了泰國又有家，我爸爸有12個兄弟姐妹。我們家的親戚，有潮州的、客家的、福建的，分布在泰國、新加坡、馬來西亞。」這種家族背景，讓她從小就習慣了多元文化的碰撞與交融。儘管生長在泰國，藍太的家庭內部卻保留着濃厚的潮州傳統。她回憶起兒時的中秋節，畫面感十足：「我們到現在還拜月亮，擺上甘蔗、鳳梨、八樣水果、月餅，全家人聚在一起。小時候是爺爺帶我們拜，爺爺不在了，我爸爸是哥哥，就由他帶着大家。」這種對傳統的堅守，成為她日後理解華人世界情感聯結的根基。她如數家珍地說起東南亞各地華人的分布：「泰國的潮州人最多，馬來西亞的福建、客家人多，印尼也是客家人多……你去到這些地方，一聽他們的口音，就知道他們的根在哪裏。」

而電影，則是她童年最璀璨的光。藍太說，她自小就是個電影迷，尤其癡迷李小龍。「我們家一個月看一次電影，全家投票選片。女眷們愛看愛情片，秦漢、林青霞那種，但我每次都吵着要看動作片。一進電影院，我就十分投入，看到壞人會喊出來，好多人讓我爸爸『叫你女兒閉嘴』。」這份對電影最純粹、最熱烈的愛，如同種子般埋藏在心裏，等待日後的生根發芽。

傳奇愛情的萌芽

藍太與丈夫藍先生，是香港電影業的一對神仙眷侶，他們的緣

分，始於一場充滿戲劇性的「追債」。當時，藍先生帶着劇組從台灣到泰國拍攝一部叫《戰龍》的動作片。拍攝途中，資金鏈斷裂，劇組陷入了困境。「他們借了我們家的場地和設備，還欠了不少錢，」藍太說，「那時候我在澳洲讀書，家裏一個電話把我叫回來，讓我去跟這個『藍先生』追債。」帶着任務，她見到了這位比自己年長四十歲的電影人。她看到了他的藝術理想，以及對工作人員的負責和擔當。「他讓所有工作人員先吃飯，自己最後一個吃。我爸媽覺得，這個人很有責任感。」

她父母為滯留異鄉的劇組做了一頓豐盛的年夜飯。「100多號人不能回家過年，我媽媽做了很多年糕和糕點送給他們。」當藍先生向她講述自己的藝術理想和現實困境時，追債變成了聆聽，同情化為了理解。「一本書擺在那兒，你不翻開就永遠不知道故事。我翻開後，發現越來越好看。」兩個熱愛電影的靈魂，就這樣走到了一起。「我嫁給他的時候，很多人都以為我看上了他的錢，其實他那时候根本沒錢。他的才華和善良，才是他最珍貴的東西。我們談戀愛的時候，聊的是電影，是藝術，是理想。這種感情，現在的年輕人可能體會不到了。」

見證香港電影的潮起潮落

婚後，藍太隨先生從台灣遷居香港，正式踏入了電影這個風雲變幻的江湖。她將自己的角色定位得很清晰：「我先生在前面做製作，我是做發行的，就是收錢那個位置。」她將香港電影的「賣片花」模式做得風生水起，用前一部戲的定金來啟動下一部戲的製作。「那時候邵氏、嘉禾的片子，很多都經我的手賣到全世界。」她深刻體會到，動作片是當時港產片最具全球通行力的類型，「動作不需要翻譯，全世界都懂。」這種對市場的敏銳直覺，貫穿了她數十年的職業生涯。她親歷了香港電影從輝煌走向困頓的完整周期，也見證了合拍片時代的開啟。「（上世紀）90年代，台灣市場垮了，香港電影人一窩蜂跑去荷里活，又水土不服地跑回來。再後來，我們跟着合拍政策走進內地。」

藍太難忘那時在內地的拍攝經歷，「90年代藍先生帶我進入內地開拓發展合拍片，一開始每年都會和電影製片廠合拍合作，那時候太艱難了，尤其在2001年和中影合拍《龍騰虎躍》時沒有電子支付等工具，我們直接把現金扛到新疆，一路上輾轉很多個地方。那是泰吉的第一桶金，影片在海外賣得非常好。」「2007年，拍攝《畫皮》給泰吉帶來了很大的轉變，我們帶着任務去法國康城影展進行推廣和宣傳，和寧夏電影製片廠一起走向全世界。2008年，《畫皮》在香港Filmart最大的展位上亮相，10月引進東南亞上映。這一年我們在廣州為《畫皮》舉行首映禮，應該是內地第一次為魔幻片舉行首映禮，廣東省廣播電影電視局大力支持，並推出了由張靚穎演唱的《畫心》作為主題曲。」



●藍凱莎玲（前排左二）出席香港影業協會30周年慶典晚宴。



●在片場的藍凱莎玲

雀籠師傅陳樂財守藝七十餘載

一竹一籠留住香江舊味

在香港園圃街的雀鳥花園，終日迴盪陣陣鳥鳴，街巷間懸掛的雀籠層層疊疊，穿過往來雀友，「財記」雀籠舖坐落其間。年逾八旬的手藝人陳樂財端坐在一張布滿歲月痕跡的木案前，凝神修補雀籠。他近日接受專訪時，娓娓道出自己與雀籠相伴七十餘載的故事。1955年，陳樂財隨舅舅何煊泰入行，學習分辨、使用竹材。一次茶樓聚會，經茶樓工會主席提點，他主動向製籠大師卓康求教。

「這無形之中成全了我。」他回憶道，卓康與其他師傅不同，不會中途打斷學徒，總是等他完成整套工序，再逐一指出疏漏，細細拆解技法。「如果師傅當初沒有點撥核心竅門，我自己琢磨一輩子都未必能懂。」1972年，陳樂財自立門戶，在雀仔街開設「財記」雀籠舖。彼時香港「提籠遛鳥」之風鼎盛，康樂街、上海街一帶熱

鬧非凡。往來茶客、遛鳥之人絡繹不絕，每經雀仔街，必逛店賞籠。

一隻合格的雀籠，考驗的是手藝人對竹藝和漆藝的拿捏，方寸籠間，大有講究。只有達到端正、扎實、通透三點要求，才算上乘之作。雀籠師傅需要藉助手鋸、專用削刀等多種工具處理原竹，用火水燈（即煤油燈）加熱彎曲竹條，製成籠門與籠膊。隨後製作大圈，組裝底板，打入竹釘，塗上生漆後方算完成。一隻手工雀籠工序複雜，整個過程短則數月，長則數年。談及製籠，陳樂財認為天分與耐心缺一不可。「拿到待修、待做的籠子，無需旁人指點就能想出處理方案，這是天分。但製作雀籠更要靜下心來和竹料磨合，反覆調整。」

2014年，雀籠製作技藝被納入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清單的「傳統手工藝」類別，令這項手藝收

穫更多關注，不少年輕人慕名前來學習。陳樂財收徒講究緣分，看重學徒品性。遇見踏實肯學的徒弟，他便將心得傾囊相授。「我不怕徒弟的手藝超過我。不教給後人，我這輩子學到的技藝在離世後就徹底失傳了。」他期望徒弟們能在傳統基礎上有所創新，形成屬於自己的工藝風格。在徒弟們的心中，這位被大家親切喚作「財仔」的老師傅包容謙和，極有耐心，是傳道授業的良師。

時代變遷，遛鳥賞籠的習俗日漸淡化，陳樂財卻堅持帶領徒弟開舖做工。如今不少熟客、舊雀友找他修理雀籠，他的工作重心也從製作雀籠轉至維修雀籠。「我是閒不住的人。只有手中握刀、接觸竹料，我心裏才踏實。」話音落下，陳樂財再次俯身案前，刨削竹料，在一方老舖裏續寫雀籠的故事。

●中新社



●陳樂財